ETRL

前涼錄五

春秋卷第七十四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玄靚（一作玄靖）

張玄靚字元安重華之少子母郭夫人所生也祚既被殺宋混張琚等上玄靚爲持節大將軍涼州牧護羌校尉西平公時始年七歲廢和平之號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大赦境內及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王自爲衛將軍領兵萬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

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行大將軍事以宋混爲尚書僕射改易僚屬隴西李儼據郡不受瓘命誅大姓彭姚自立於隴右奉中興年號百姓歸之玄靚遣將軍牛覇率衆討之未至而西平衛綝亦據郡叛覇衆大潰單騎奔還瓘欲先誅綝以兄珪在綝中爲疑綝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伐西平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綝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綝將從之瓘遣弟琚領大衆擊綝敗之西平田旋復要酒泉太守馬基背瓘起兵以應綝旋謂基曰綝擊其東我等絕其西不出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兵二千人擊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至姑臧自是瓘兄弟強盛負其勇力有篡奪之謀矣

永和十二年春二月秦征西大將軍晉王苻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說玄靚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

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隣藩雖山河阻絶風通道會故來脩好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庶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先王北面二趙惟知機也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向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爲奸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爲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道汚先叛化隆後服主上以爲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

包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捲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氷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冲君君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右將軍宋熙請取天龜觀壤以爲宅玄靚不許升平元年夏五月東宛大冢上忽有地陷爲澤地燃廣袤數丈六月大風震雷晦冥宮中水深四尺執法御史杜逸言於瓘曰此皆變之大者可移之族人

升平二年夏五月涼州牧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爲賞罰無復綱紀郎中殷郁陳損益諫之瓘

俊惡不改

升平三年輔國將軍宋混賦性忠鯁瓘憚而惡之欲殺混及其弟澄因廢玄靚而自立徵兵數萬集於姑臧混知之與澄及左右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中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詔令誅之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敗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混擒之衆悉散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入見玄靚遂以混爲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酒泉郡侯假節代瓘輔政混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比時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爲心膂是年六月大雨震雷晦冥平地水深六尺宮中四尺

升平四年夏四月驃騎大將軍宋混卒以其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秋九月右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攻澄殺之遂滅其族玄靚乃以邕爲中護軍叔父天錫爲中領軍同輔政

升平五年冬十月邕自以功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復思爲亂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因寢謂天錫曰國家事欲未靖天錫曰何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大驚曰吾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十一月天錫從兵士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剋二人與天錫俱入禁中邕得逸走因帥甲士三百餘人反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實懼大人廢祀事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干戈相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他無所問天地有靈吾不食言邕衆聞之乃悉散走邕以劍自刎而死於是悉誅邕黨玄覩

以天錫爲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玄靚年旣幼冲性又仁弱天錫旣克邕專掌朝政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

隆和元年春正月晉詔以玄親爲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復改南州爲祁連郡

興寧元年秋八月駿妻馬氏卒玄靚以生母郭夫人爲太妃郭氏以天錫專政與大臣疏宗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被殺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一作濟南等議以玄靚幼冲國家多難須立長君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遣肅等夜率兵入禁門潛弒玄靚宣言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葬平陵私謚曰冲王孝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張天錫

張天錫字純嘏駿之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母曰劉美人

玄靚死國人立之謁於太廟尊嫡母嚴氏爲太王太后生母劉氏爲王后時年十八自號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涼王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還京師

興寧二年春二月詔以天錫爲大都督大將軍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史西平公夏六月秦遣大鴻臚回國拜天錫爲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興寧三年春正月天錫驕恣婬昏不恤民務元日與嬖幸褻飲既不受羣僚朝賀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中郎張慮興襯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少府長史紀錫上疏諍時政曰臣聞東野善驟而敗其駕秦氏富強而覆其國馬力已盡求之勿休人既勞竭役之無已故也造父之御不盡其馬明王之治必恤其民天錫亦不從

太和元年冬十月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蕩難將軍校書參

酒索商上書極諫天錫荅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飈風則惡亮狡之徒若引而申之觸類而通之庶無遺漏矣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於天錫十二月羌歛廉岐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叛秦就儼

太和二年春三月天錫帥諸軍攻儼使別駕楊

遹爲監前鋒軍事前將軍向金城晉興相常據爲使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天錫自將三萬人次倉松夏四月天錫進攻儼大夏武始二郡皆下之常據敗儼兵于葵谷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於秦秦遣王猛及楊安王撫邵羌等帥步騎二萬救儼猛使邵羌追歛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於枹罕東遹大敗殺士卒七千餘

級猛遂與天錫相持於城下因遺天錫書曰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策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討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太和三年天錫別置臨松郡

太和四年春立子大懷爲世子是時姑臧北山楊樹生松葉西苑牝鹿生角東苑銅佛生毛延興地震陷裂水出天錫素服避正殿引咎責罪

太和五年晉復遣使拜天錫都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元年時天錫之八年也火燃於地中三十餘所而天錫荒於聲色不恤政事夏四月秦王猛破天錫于枹罕獲燉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苻堅乃遣據率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郎閻負梁殊送之因命王猛爲書諭天錫曰昔貴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今論涼土之力則損

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夫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關東既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劉表謂漢南可保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筭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天錫大懼遣使稱藩於秦秦遣使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牧西平公

咸安二年天錫母劉氏卒先是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徵燉煌處士郭瑀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理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於臨松之薤谷鑿石窟而居之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錄千餘人天錫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真獨

遠心與至境寘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
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
賢明同賛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
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
禍不可以不救君不得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
今九服分爲狄塲三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儒淪於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
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
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

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
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逃罪
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
姑臧值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吊三踊而出還於
南山

寧康元年春正月天錫以世子大懷爲使持節
鎮西將軍高昌郡公更立嬖妾焦氏之子大豫
爲世子以焦氏爲左夫人秋七月大水地震西
平五十日地動樓崩八月天錫寢疾美人閻姬

薛姬皆自殺冬十月天錫疾瘳大赦境內追悼二姬葬以夫人禮

寧康二年秋七月初安定梁景燉煌趙肅並以門胄總角與天錫友昵張邕之誅景肅有勳天錫深德之賜姓張氏又改其子以爲巳子天錫諸子皆以大爲字故名景子曰大奕肅子曰大城景肅等俱參政事人情怨憤從弟從事中郎張憲與襯切諫不納

寧康三年苻堅強盛每有兼并之志屢來攻之

六無寧歲又以河州刺史李辯領晉興太守還鎮枹罕徙涼州治金城天錫大懼乃立壇於姑臧刑三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將軍馬芮等遥與晉三公盟誓獻書於大司馬桓溫期以明年夏誓同大舉都會上邽乃遣從事中郎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口才溫甚器之嘗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戲之彝謂博曰君是韓盧後耶博曰卿是韓盧後溫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耳他自姓刁那得是韓盧後博

曰明公脫未之思爾短尾者則爲刁也闔坐歎服

太元元年夏五月天錫在位十三年秦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衛將軍苟萇左將軍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尚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是時秦步騎十三萬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爲萇後繼秋七月負殊至姑臧天錫會官屬議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先公旣有故事以愛子爲質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爲之計此孫仲謀屈伸之法也衆以仂爲老怯咸怒曰吾世事晉朝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於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外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據知其不捷也天錫自以晉之列藩志在保境攘袂大言曰

吾計決矣言降者斬使謂負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負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不與我同心者也毋嚴氏泣曰秦王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不聽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之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濟帥衆降甲申苟萇濟

自石城津與梁熙等會攻援纏縮城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淸塞天錫又遣征東將軍常據率衆三萬軍於洪池自將餘衆五萬軍於金昌安西將軍燉煌宋皓言於天錫曰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爲宣威將軍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建出於行陣必不爲國家用秦軍深入吾等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粮運決一朝命矣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

錫命故止姚萇率甲士三千爲前鋒馬建帥萬人拒戰大敗迎降餘衆散走常據席仇皆戰死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復遣司兵趙充拆中衛將軍史景等帥勁勇五萬與萇戰於赤岸復爲秦兵所破充哲戰死景亦沒於陣時有風昏闇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中又叛天錫窘逼乃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納左長史馬芮之言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於長安涼州郡縣悉降於秦九月苻堅以梁熙爲涼州刺史鎮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於關中餘皆安堵如故封天錫爲歸義侯侍中比部尚書遷右僕射初秦兵將征天錫先爲築第於長安至則居之先是駿初立時涼州謠曰劉新婦簸米石新婦炊羖羝蕩滌簸張兒張兒食之口正披是時姑臧及諸郡國童兒皆歌之謂劉曜石虎並來伐涼不克至堅而降之也又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又夢一綠色狗其形甚長從城東南入欲咋之天

錫床上避匝乃墮地後苟萇來破姑臧著綠地錦袍從東南門入皆如所夢旬日而國亡又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物也此求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也又天水太守史稷暴疾而卒五旬乃蘇云見涼州謙光殿中皆生白瓜至是秦使中書令梁熙等來伐熙小字白瓜其後天錫爲苻融征南司馬從堅至壽陽（一作春）堅軍敗績乃於陣南奔建康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告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爲左員外散騎常侍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強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援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雖遐方殊數亦邁人之傑也聞皇京多才欽羨彌至猶在江渚司馬著作（未詳姓氏）往詣之言容鄙陋無可觀聽心甚侮來以遐外可以自固王珣有儁才美譽當時聞而造焉既至天錫見其風神清令言語如流陳

說古今無不貫悉又諳人物氏族中來皆有証據乃遂訝服及歸朝後甚被寵遇朝士以其國亡身虜多共毀之然甚爲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於時會稽王道子（一作孝武）問其西土所出何物爲美（一作可貴）對曰桑椹甘香鴟鴞革嚮淳酪養性人無妬心其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爲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桓玄時欲招懷四夷乃用天錫爲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贈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謚悼公子大豫後逃奔河西當呂光時起兵攻姑臧不克爲光所殺（詳具光傳）自張軌以晉永寧九年辛巳歲牧涼州至天錫亡敗之歲歲在丙午凡八王（一作九）七十六年

春秋第七十四卷

就李　項琳之訂
蔣時夔校

前涼錄六

魏 散騎常侍 崔鴻 撰

張肅

張肅寔之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劉曜逼長安肅聞京師危迫請爲先鋒入援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合族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

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之所堪也乃止及聞長安不守愍帝蒙塵悲憤而卒

張瓘

張瓘祚宗人也爲河州刺史士衆強盛祚猜忌之密遣兵圖瓘瓘率衆拒之殺祚於萬秋閣遂入姑臧立玄靚爲涼王自爲涼州牧瓘性猜惡賞罰皆以愛憎無復綱紀郎中殷郇陳損益諫瓘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教也由是人情不附莫有言者後又謀廢玄靚而自立事未遂間與玄靚同車出城城西橋梁牢壯而三梁忽摧折又數見祚來部從鎧甲舉手指瓘云氐奴要當截汝頭瓘甚惡之乃日日散錢帛於人以樹私惠而都街殺人朝夕不絕思爲亂者十室而九東死大冢上忽有流水城北大澤地忽火燃廣延數里乃殺宿嫌牛旋等以應水火之變刺史舊事正旦放鳥瓘所放出手輒死有鶴來巢廣夏門彈逐不去自往看之宋混遣弟

澄即於巢所害瓘瓘臨命語澄曰汝荷婚姻而反爲逆皇天后土必當照之我自可死當令汝暨我矣乃先殺妻子三十口而自殺先是太白守輿鬼占者以爲州分當有暴兵瓘欲誅諸宋以厭之而瓘竟爲澄等所殺

嚴氏

嚴氏重華之嫡母也少有志操率下嚴厲慷慨有丈夫之節重華嗣立尊爲太王太后居於永訓宮及天錫僭位仍尊爲太王太后天錫淫昏驕恣不恤民務又不朝於永訓宮從事張慮輿襯切諫且求大覲天錫不納太后尋以憂卒

馬氏

馬氏重華所生母也美姿儀初爲駿昭儀重華嗣位尊爲王太后居於永壽宮會重華卒遺命冊拜世子靈耀爲嗣其庶兄長寧侯祚先與馬氏蒸淫乃密說馬氏以靈耀幼冲須立長君馬氏從之祚遂僭立淫虐不道族人河州刺史瓘起兵誅討領軍趙長等懼罪乃入關呼馬氏出

謙光殿立玄靚爲主而殺之遂尊爲太王太后

晉興元年卒

閻氏　薛氏

天錫妾閻氏薛氏並不知何許人因色並有殊寵天錫寢疾謂之曰汝二人將何以報我我死之後豈可更爲人妻乎皆曰尊若不諱妾請效死於前供掃灑於地下耳誓無他志也疾篤二姬皆自刎及疾瘳天錫追悼之以夫人禮葬焉

宋配或作宋醜

宋配字仲業燉煌人也慷慨有大志清素敦朴不好華競形狀短小體有麟甲軌任爲謀主鮮卑若羅拔能爲寇軌以配爲司馬率兵擊之斬拔能俘虜十餘萬屢立戰功及劉曜入寇京都傾陷軌復以配爲前鋒督護帥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折衝左右仕至西平太守

宋混

宋混字玄一燉煌人仕重華驍騎將軍張瓘之誅祚也混起兵應之及瓘擅政苛虐任情乃欲

謀誅諸宋廢玄覩自立混知之與弟澄率衆誅
瓘玄覩以混爲驃騎大將軍尚書令輔政混晝
寢見瓘從屋而下奄入柱中其柱狀若火燒掘
之則無所見乃大驚怖因而寢疾玄覩及祖母
馬氏往省之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
以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
弱不堪大任殿下倘未棄臣臣弟澄政事頗愈
於臣但恐其懦緩機事不稱耳殿下策厲而使
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
死報無恃勢位以自驕人又見朝士皆戒之以
忠貞及卒行路之人爲之流涕

宋澄

宋澄字玄安混之弟也混死澄代爲領軍將軍
輔政時以旱祈雨帶石山澄欲登之左右曰世
人云登此山者家破身亡澄曰安有此也策馬
登之馬倒傷足御史房屋柱自燃燋折或曰柱
之爲字也左木右主宋字含木木燋宋破而主
存災之大也宜防之又所乘馬五疋在廐中一

夜髦尾盡禿人曰尾之爲宇也上尸下毛髦尾盡禿毛去尸存絕滅之徵也澄曰吉凶在天知可何如澄後燃燈油忽變爲血二歲小兒作爲老公呼曰宋澄斫汝頭又城東水中出火未及一年司馬張邕惡澄專擅起兵殺之盡誅宋氏先是謠曰滅宋者田土子邕一名野至是而應焉

宋矩

宋矩字處規燉煌人也慷慨有志節仕重華爲宛戍都尉石虎遣麻秋等攻大夏大夏護軍梁彧一作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之秋遣晏以書致矩矩既至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與義苟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肯背主覆宗偷生於世也乃先殺妻子自刎而死秋曰義士也命吏人葬之重華嘉其誠節贈振威將軍

宋纖

宋纖字令文一作燉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沉靖不與世交隱居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

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陰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儀威鳴驍鼓造焉纖高樓一作屈鎖重門拒而不見岌嘆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明究經緯著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祚後遣使者張興辟爲太子少傅興逼喻甚切纖喟然嘆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受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士聲聞書數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

先生

汜瑗

汜瑗字伯玉燉煌人也與同郡宋配陳璵遇相者於路相者曰三人皆二千石然汜生腹有逆風當以兵死而無後瑗仕軌爲中督護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舉兵謀叛瑗率衆二萬討稚乃先遺稚書令其速降稚遂率衆迎降未幾瑗爲亂兵所殺

汜勝 晉書作汜騰

汜勝字無忌燉煌人舉孝廉除中郎值天下亂乃去官還鄉里太守張閎造之閉門不見禮遺一無所受嘆曰生於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家財五十萬悉散之於宗族柴門灌園以琴書自娛軌徵爲府司馬固辭不受曰門一杜其可開乎病兩月而卒

汜禕

汜禕字休臧燉煌人爲福祿令剛直不事上府酒泉太守馬漢遣督郵張休祖劾之休祖謂禕

曰君不聞寧逢三千頭虎不逢張休祖手禕怒以印擊肘而就縛縛訖發印以告事聞休祖坐不解印擅縛令長以大不敬論禕左遷居延令後仕寔爲左長史

氾昭

氾昭字嗣先燉煌人也辟州主簿志在理枉申滯有人於夜中投昭以黃金者昭責而遣之其人大慙而退

辛攀

辛攀字懷遠隴西狄道人也父鍑晉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以才識著名秦雍爲之諺曰三龍一門金支玉昆攀年七歲隨父在京師北地程曉攀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賓客大奇異之建安三年爲晉大鴻臚使涼遂留仕軌

辛憑

辛憑字士彥隴西狄道人也仕茂爲燉煌太守惟有一子髦至狄道省墓遇枹罕護軍辛晏反

叛爲晏所執憑勸茂討晏茂曰髦在彼如何憑曰人臣奉主豈顧子乎茂曰子純臣也乃賜爵關內侯

辛理

辛理隴西人綝弟也美容貌軌欲奪其妻以寡妹妻之理割鼻自誓軌不能強大怒徙爲燉煌太守護羌校尉遂以憂死

江瓊

江瓊字孟琚陳留濟川人初仕晉爲馮翊太守善虫篆詁訓永嘉之亂棄官西奔遂仕於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

王橫

王橫太原晉陽人仕軌爲參軍晉室之亂遂奔於武威之姑臧子孫因世居焉

張世度

張世度燉煌人也幼以孝讓著稱遊學京師遇中州大疫鄉人宗族死於京師者十餘人世度年十六收恤殯葬識者嘉之

索孚

索孚字國明燉煌人善射十中八九或謂之曰射有法乎孚曰射之爲法猶人主之治天下也射者弓有強弱矢有銖鍤弓不合度矢不端直主雖逢蒙不能以中才不稱官萬務荒怠雖以堯舜之君亦無以治也駿辟爲參軍時駿議治石田孚諫曰凡爲治者動不逆天機作不破地德昔后稷之播百穀不墾磐石禹決江河不逆流勢今欲徙石爲田運土植穀計所損用亂盈百石所收不過三石而已竊所未安駿怒出爲伊吾都尉累遷至張掖太守後河州刺史張瓘鎮枹罕士衆強盛祚猜忌之乃以孚代鎮枹罕爲瓘所殺

索襲

索襲字偉祖燉煌人虛靖好學州郡屢徵不就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啟發不交當世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茂時燉煌太守

一作武威陰澹造之與言終日樂而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寧輯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儒賢旣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卽赴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贈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玩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於恍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彌畝而忘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先之不願茂以過之乃謚曰玄居先生

索丞

索丞字伯夷燉煌人善鼓箏悲歌能使喜者墮淚改調易謳能使戚者起舞當時之人號曰雍

門調

索苞

索苞燉煌人有文武材藝舉孝廉除郎中每征伐剋敵勇冠三軍時人比之關羽宋澄於金城爲步羌三千人所圍窮守孤違垂當破沒苞以車騎五千奮劍突陣徑入與澄對坐搥頭拊掌大笑羌皆佩楯耀刀四面直前苞謂澄曰君但安心觀我擊之乃徐彊弓接矢繞搥射之莫不應弦而倒皆陷楯通中立殺三十餘人創夷者百計羌即散走稱神

索紞

索紞字叔微燉煌人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傳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唯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事也如君所

夢追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髦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恰至仲春而成婚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栢不知門處紈曰馬爲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栢墓門像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期也君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與寔妻弟賈摹謀反伏誅黃平問紈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紈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郡功曹張邈常奉使晉州夢狼噉一脚紈曰脚肉被噉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果行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衣桷一手把兩杖極打之紈占曰內中有人是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食肉也過三日過三家皆得食肉矣凡所占夢莫不終驗太守陰澹命紈爲西閣祭酒紈辭曰少無山林之操遊學京師交結時賢

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於家如君所夢一作士如歸妻

索綏

索綏字士艾燉煌人父戢晉司徒綏家貧好學幼舉孝廉爲記室祭酒母喪去官又舉秀才爲儒林祭酒駿命西曹掾集閣內外事付綏著涼春秋五十卷又作六夷頌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初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以問索紞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也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腦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果至重華時讌羣臣於閑豫庭講論經義顧問綏曰孔子婦誰家女老聃父字何爲四皓既輔太子住乎還山乎綏曰孔子婦姓亓拜官氏女老聃父名乾字元臯貽則無耳一目不明孤单年七十二無妻

與隣人益壽氏老女野合懷胎八十年乃生老子四皓還不臣尚未悉重華曰鄉不知乎四皓死於長安今長安有四皓墓爲不還山也玄靚僭號五年夏六月大旱令諸祈雨之官皆詠雲漢詩綏曰雲漢陳周宣之美非祈旱之文昔周鼎之出漢吾丘不賀今辭與事違恐非致澤之意也玄靚乃止

索充

索充燉煌人充夢天上有二棺落於充前以問索紞紞曰棺者戒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再遷俄而司徒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守功曹既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半下半男字也夷狄陰數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

陰澹

陰澹燉煌人弱冠才行忠烈州請爲治中從事澹割身訢枉軌任爲股肱參與機密轉督護參軍武威太守軌保涼州澹之力居多澹嘗從索

紈求占夢書紈曰昔人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名姓有似隱者紈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卒不與及駿嗣位澹弟鑒爲鎮軍將軍駿以陰氏門宗強盛而功多也遂忌害之乃諷其主簿魏纂誣鑒謀反逼令自殺於是大失人情既而駿病見鑒爲祟遂死其後三年纂亦病見鑒在側亦死

張諮

張諮燉煌人也仕軌爲著作郎撰涼記八卷多記軌事

張斌

張斌一作賦文字洪茂燉煌人作蒲萄酒賦文致甚美初舉孝廉夢竪竿中天以問索紈紈曰此未字也既而果停

張植

張植仕駿爲西域校尉與奮威將軍牛霸蠻騎校尉張冲從沙州刺史楊宣征西域時值六月至於流沙無水士卒渴甚死者過半植乃剪髮

肉袒徒跣升壇慟泣祈甫俄而雲起西北雨水成川乃殺所乘馬祭天而去遂平西域以功拜西域都尉重華時石虎使王擢麻秋等攻武威進次金城太守張沖告急植復與奮威牛霸率騎救之城陷引還

李弇

李弇字子完隴西狄道人也弇本名良又妻姓梁駿乃戲之曰卿名良妻姓梁夫妻相同稱子孫將何以目其舅氏昔耿弇以少年立功立事吾今賴卿有同於耿氏乃改名曰弇仕至[illegible]將軍天水太守封安世亭侯其孫暠王有涼土遂爲西涼王

常據一作張據

常據字元琰燉煌人也年十四拜奉車都尉從梁肅征隴右與王擢遇於邢崗相拒十餘日據銜枚密擊遂大破之由是顯名遷寧戎校尉麻秋之攻枹罕也據固守大城秋率衆圍城上西北隅據使宋脩等拒之短兵接戰俘斬二百餘

人秋衆乃退重華時仕爲騎都尉性直敢言見長寧侯祚與寵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謀將爲亂心不平之重華末年有螽斯虫集安昌門外緣壁逆行據因諫曰螽斯是祚小字今乃逆行災之大者願請出祚以安涼土重華曰子孫繁昌之徵何爲災也吾昨夢祚攝位方委以周公之事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及重華卒祚果殺靈耀涼州大亂天錫嗣位遷爲征東將軍秦苻堅使姚萇等攻涼據率衆三萬軍洪池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會萇率甲士三萬爲前驅與據戰於洪池據兵敗績馬爲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外兵寵任極矣今卒困於此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胄西向稽首伏劍而死

馬岌

馬岌仕茂爲叅軍劉曜自隴上率兵來擊涼州大振岌勸茂親出拒之乃出次石頭曜衆引退

及駿嗣位轉爲涼州刺史酒泉太守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上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禹貢崑崙在臨江之西即此明矣宜立西王母祠以禪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乃爲立祠祀之重華時爲左長史祚既即位累遷尚書時災異屢見而祚淫虐滋甚岌以切諫免官後祚慮秦降將王擢反噬乃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人刺擢事竟不克爲擢所殺

張冲

張冲字長思燉煌人家財巨萬悉以散之鄉閭時人爲之謠曰推財不疑張長思趙將麻秋進軍武威冲爲金城太守衆寡不敵遂以城降秋

童巽

童巽字子舉博學有才太守京兆諒舉巽上掾歷主簿功曹諒後卒官巽衰絰送喪道遇寇虜衆皆散走巽以身蔽柩慟哭嘔血賊欲破棺巽叩頭救請頭破血流賊義而釋之由是顯名

車濟

車濟字萬度燉煌人也果毅有大量仕重華爲金城令石虎將麻秋攻陷武威金城太守張冲降之濟守節不爲秋屈秋必欲降之臨之以兵濟辭色不撓曰吾雖才非龐德而受任同之身可殺志不可移乃伏劍而死秋嘉其忠節以禮葬之後重華迎致其喪親臨慟哭贈宜禾都尉

謝艾

謝艾燉煌人仕重華爲主簿兼資文武明識兵略麻秋入寇涼州艾自許破敵乃以爲中堅將軍帥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者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遂大破之封爲福祿伯既而以艾爲使持節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次臨河逆擊麻秋艾乘軺車戴冠一作白帢鳴鼓而行秋遥覩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

床指麾處分秋等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敗走艾乘勝追擊復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魚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以功遷太府左長史進封福祿縣侯食邑五千戶帛八千匹麻秋復據枹罕有衆十二萬進屯河南使王擢略地晉興艾復爲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率步騎二萬拒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軍正將軍任遐曰風爲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破之必

矣乃密令與陽初曰今遣舍人孔章持口論要密將軍可差心腹人詣致珊瑚鞭勒一具遺王擢使王擢狐疑於將軍父子事得施矣軍次神烏王擢與艾前鋒戰敗退遁河南艾遂進擊秋秋遁歸金城艾乃爲表獻晉帝云登三緯地乘六御天靖掃妖氛廣淸異類重華以艾枹罕之功甚寵遇之左右疾其賢共相譖毀出爲酒泉太守重華寢疾嬖臣趙長等與長寧侯祚結異姓兄弟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

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爲亂宜盡逐長等既而疾甚手令徵艾爲衛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長等匿而不宣祚既僭立追恨殺之先是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識者以爲任非其人之象會重華信讒出艾未幾身死嗣子見殺是其應也

張頎

張頎仕天錫爲西域校尉天錫僭位元年頎以舊怨殺麴儉儉臨刑具言取之後頎見白狗以刀斫之不中頎便倒地不起左右見儉在傍遂暴卒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應命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善史書不就州郡之命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追而致之及至署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

先生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聞總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間甚苦不可諧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且而逃去西至燉煌依學宮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斷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遊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床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張存

張存燉煌人善針存有奴好逃亡存宿行針縮奴脚不得動欲使別更以針解之

春秋第七十五卷

就李屠喬孫 項琳之 同訂